

杨圆圆 | 采访

木屋派对与渡船约会

——对话童义欣与张璐

Tree House Party and Boat Date -In Conversation with Yixin Tong and Lu Z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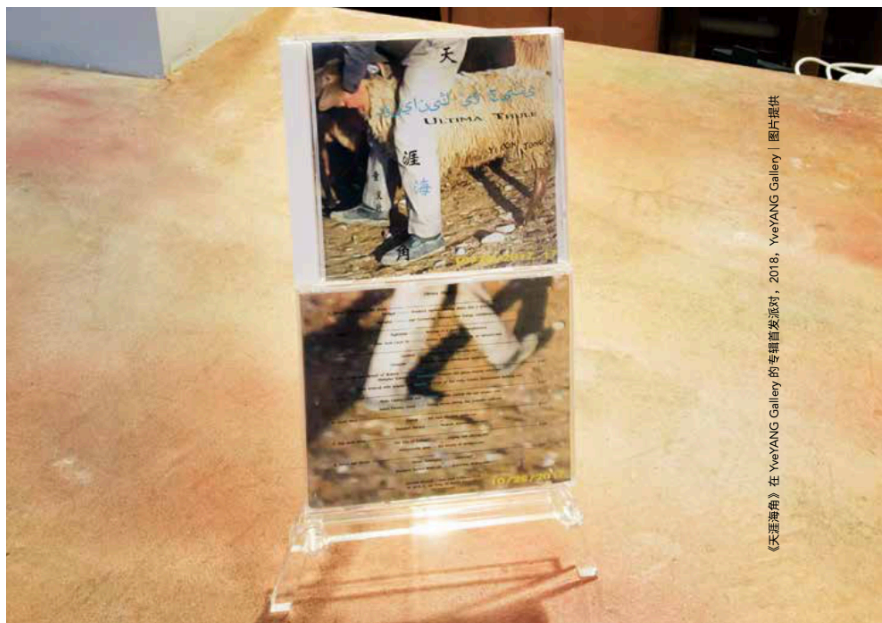
2018年3月下旬，艺术家童义欣在纽约的 YveYANG Gallery 为一张名为《天涯海角》的专辑做了一场首发派对。这张专辑集合了童义欣从纽约到上海、漠河县、哈尔滨、喀什、乌鲁木齐、兰州和三亚等彼此距离遥远且在地理和文化上截然不同的多个地方采集的田野录音，这些音轨被叠加在一起，创造出逼真但具有欺骗性的声音。在派对现场，树屋和蹦床这两种与室内环境相互冲突的物件被放置在画廊中央。通过照片，我试图想象这个特别的派对现场，躺在树屋中的人们在休憩的同时，同时聆听黑龙江冰面冻结与热带珊瑚鱼群的声音。

今年4月，在我来到纽约后，有朋友推荐我去“渡船约会”。这个项目有一个很长的名字——“it takes ten year's practice to be on the same boat”（最初我误解成艺术家花了十年的时间做了一艘船，后来才得知这个项目的中文名称“十年修得同船渡”）。艺术家张璐对当下盛行的约会软件进行反思，从而产生了做一系列约会场所的念头。两个参与约会的人，在不知道对方的性别、种族和职业的情况下，在网上预约船票，选择相同时间的人会在 NARS Foundation 的艺术家驻地工作室中的船上约会。在张璐的船离岸的最后一天，我有幸作为最后一个上船的人，和她进行了一次“渡船约会”。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爱情金曲的包围中，我和张璐一起坐在想象中的鸟篷船上，下着陶瓷跳棋，被水晶帘和暖味的灯光环绕。左边是充当湖边傍晚风景的陶瓷雕塑，右侧是来自经典电影中的剑客情仇与生死爱恨的剧照，有一瞬间，我产生了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的美妙错觉。

张璐和童义欣是相识数年的朋友，两人都在纽约生活了近六年的时间。此次采访发生在童义欣的工作室，而张璐的“渡船”也曾停泊于同一栋建筑——位于布鲁克林日落公园附近，由一处旧厂房改造的工作室楼。在童义欣工作室的桌上摆满了他为创作而搜集的奇异物件，比如拐杖顶部的鸭头，比如帮助小牛断奶的鼻环。我的视线被一个迷你的相机吸引，我们的对话就从这里开始了。

《天涯海角》在 YveYANG Gallery 的专辑首发派对，2018，YveYANG Gallery | 图片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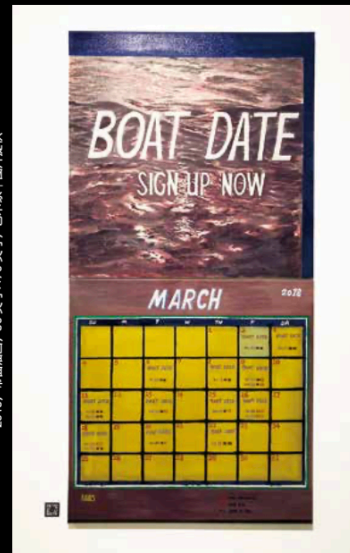


《深海游角》在 YveYANG Gallery 的专辑首发派对，2018，YveYANG Gallery | 图片提供



“十年修得同船渡”，Nans Foundation 的项目空间，2018，艺术家 | 图片提供

张磊，《渡船的全报名日历》（“十年修得同船渡”以开幕当天时间为准），2016，布面油画，30 英寸×70 英寸，艺术家 | 图片提供



ArtWorld:
义欣，你桌上这个小相机是干嘛用的？

童义欣:
它有点像针孔相机，适合偷拍。这个相机的焦距挺特别的，能拍出像是被放大或局部截取的画面，我把它装在鱼竿上或者戴在头上，拍过不少影像。有一次，我把这个相机装在鱼线上去钓鱼，在拍摄过程中画面忽然停滞，因为水漏进了相机，不过反而因此获得了许多有趣的声音。在那件影像作品中，声音对我来说是更为重要，而影像更多是随机产生的。

其实我一直更注重音乐的制作，我之前是做实验噪音的。后来，我不想再继续用传统的方式做噪音，而是开始用更多元的方式去创作声音作品，比如在日常生活采取田野录音，比如这种钓鱼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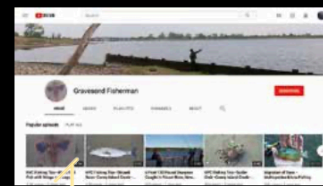


童义欣装在鱼线上的迷你相机，艺术家 | 图片提供

ArtWorld: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钓鱼的？

童义欣:
我钓鱼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在大多数人眼中，纽约根本不是一个适合钓鱼的地方。人们对这座城市印象总是和那些极具代表性的画面关联，而忽略了它真实的面貌。但纽约实际是一座被水环绕的城市啊！对我来说，选择在这里钓鱼实际是一个很朋克、很反叛的行为——我就是要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做“很不城市”的事情。

我在 YouTube 上有一个账号，上面发了许多我在钓鱼时拍摄的影像。这些视频经常被关联到那些“真正的钓鱼爱好者”发的视频，一些人在搜索“New York fishing”这样的关键词时，也常能找到我发的视频。实际上，我一直很努力想混进真正的钓鱼圈……



童义欣在 YouTube 上的账号名为“墓地尽头的渔夫”（Gravesend 是童义欣居住的社区的名字）



张璐的两位友人在“渡船”上的合影，在 Nars Foundation 的项目空间，2018，艺术家 | 图片提供



“十年修得同船渡”海报，2018，艺术家 | 图片提供



“渡船”旁充当湖边傍晚风景的陶瓷雕塑，在 Nars Foundation 的项目空间，2018，艺术家 | 图片提供

ArtWorld:

说到东方和西方，《天涯海角》与“十年修得同船渡”两个项目都提取了与中国相关的素材：《天涯海角》的素材是从纽约到上海、漠河县、哈尔滨、喀什、乌鲁木齐、兰州和三亚的田野录音；而“十年修得同船渡”则引用了大量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视觉文化的素材。在纽约这样一个异国环境中，呈现这样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项目时，你们是如何考虑的？

张璐:

其实在做这艘船之前，我首先在想的事情是“缘分是什么？”。缘分真的是一个无法翻译的中文词。围绕这个词，我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看过的那些 MV 和电影，通过这些影像中的“前世今生”或“剑客情仇”，我学习到许多对人生与爱情的感慨。而无论是杨过、小龙女的故事还是《霸王别姬》，都传达了同样一种想法：“有缘就是有缘，无缘就无法强求。”我觉得，在这件作品中的中国元素就是“缘分”这个词，而这些影视剧的图像，实际才是我开始做“十年修得同船渡”的起始点。也许我的创作方法真的很不当代，一切的出发点就是一种很真实与个人的情感。缘分真的是很难解释清楚的感受，也许做这件作品的过程就是在试图理解缘分的过程吧。

董义欣:

我个人受艺术教育是在北美，所以一直以来，我做的东西和中国文化语境的关联不大。可能直到 2015 年，我才做了一件和自己的背景有关的作品。之前我不希望因为自己的身份被标签化，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不过现在我对这个东西不太在乎了，已经看开或者放弃了。



“十年修得同船渡”邀请函，2018，艺术家 | 图片提供

ArtWorld:

你是如何选择《天涯海角》中这些城市的?

董义欣:

把天涯海角这个概念和我的旅行结合其实是个悖论。在专辑封面,有汉语、英文和维吾尔语。而在维吾尔语和英语里,天涯海角这个词都是不存在的。汉语真的是一种高度诗意化的语言,从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出发,再将它抽象。你看,天和海都是很具体的东西,然而“天涯海角”一个词语又是一个抽象的地点。在旅行中我去的几个地方都是中国境内的天涯海角,比如漠河是中国最北,喀什是中国最西,三亚是中国最南……

ArtWorld:

专辑中的所有曲目都是把两个地点的录音结合,你是如何决定这种组合的搭配的?

董义欣:

主要是通过乐感和旋律上,但也会通过地点的语境来考虑。其实具体制作过程是很长的,因为录了大量的素材,这个过程就像画画或做雕塑一样,不能凭感觉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必须得把几个音轨来回切换,不断尝试。不过,也有一些曲子是概念为先的,比如最后一首,我把上海老爷爷在苏州河边唱歌的音轨和三亚的海水的声音重叠在一起的。那个听觉感受就像是一个人在面对大海唱歌。

ArtWorld:

中国人会对苏州河和三亚都有了解,而对于没来过中国的听众而言,他很难进入这种具体的语境。

董义欣:

而这正是我最喜欢的一点。我觉得这才是视觉艺术,通过声音为人提供一个想象空间,让人们自由地展开自己头脑中的视觉画面。

张璐:

而且每个人头脑中的画面都不同。比如我听那首的时候还以为爷爷在船上,因为看到苏州河三个字,又听着水的声音会有一种老人在水上晃着唱的感觉。

ArtWorld:

在两个星期这么短的时间里走了这么多地方,很累吧?到了一个地点会立刻赶到计划好的地点吗?

董义欣:

真的很紧张,每隔一天就飞一次,飞的那一天可能要转机两三次。但我发现,这样赶日程并不一定会破坏体验本身,反而会让人更加敏锐,而且

我很喜欢一个人旅行。这张专辑里有很多不经意录到的声音。在我去漠河前,我想去录河水结冰的声音,而最终我选择在市政府门前几百个人扫雪的声音。在兰州,我录的是很有节奏的喷水器的声音。其中很多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声音细节,而这在我看来是最大的荒谬和诗意。我跑那么老远,最终录到了一个小破公园里的小破喷水器……

张璐:

义欣做了那么多计划,但真正发生的东西是计划外的。关于这一点我很感同身受,做计划其实是为了让那些出其不意的事情发生。



《天涯海角》专辑正反面, 2018, 艺术家 | 图片提供



“十一年修得同池度”, 在 Special Special 的项目现场, 2018, 艺术家 | 图片提供



穿泳衣来“度池约会”的女孩, Special Special | 图片提供

编著注: 近期, 张璐又在纽约的 Special Special 推出了“渡池约会”的续集——“度池约会”, 项目取名“十一年修得同池度”。在 ittakes11yearspracticetobeatthesamepool.com 网站上预约泳池门票, 选择相同时间的两个陌生人来到“特制的泳池场景”约会。就在这篇文章完稿的当天, 张璐发来了这样一张图片, 是一个穿游泳衣来到这个“无水泳池”赴约的女孩。据说她曾还在 OkCupid 工作。